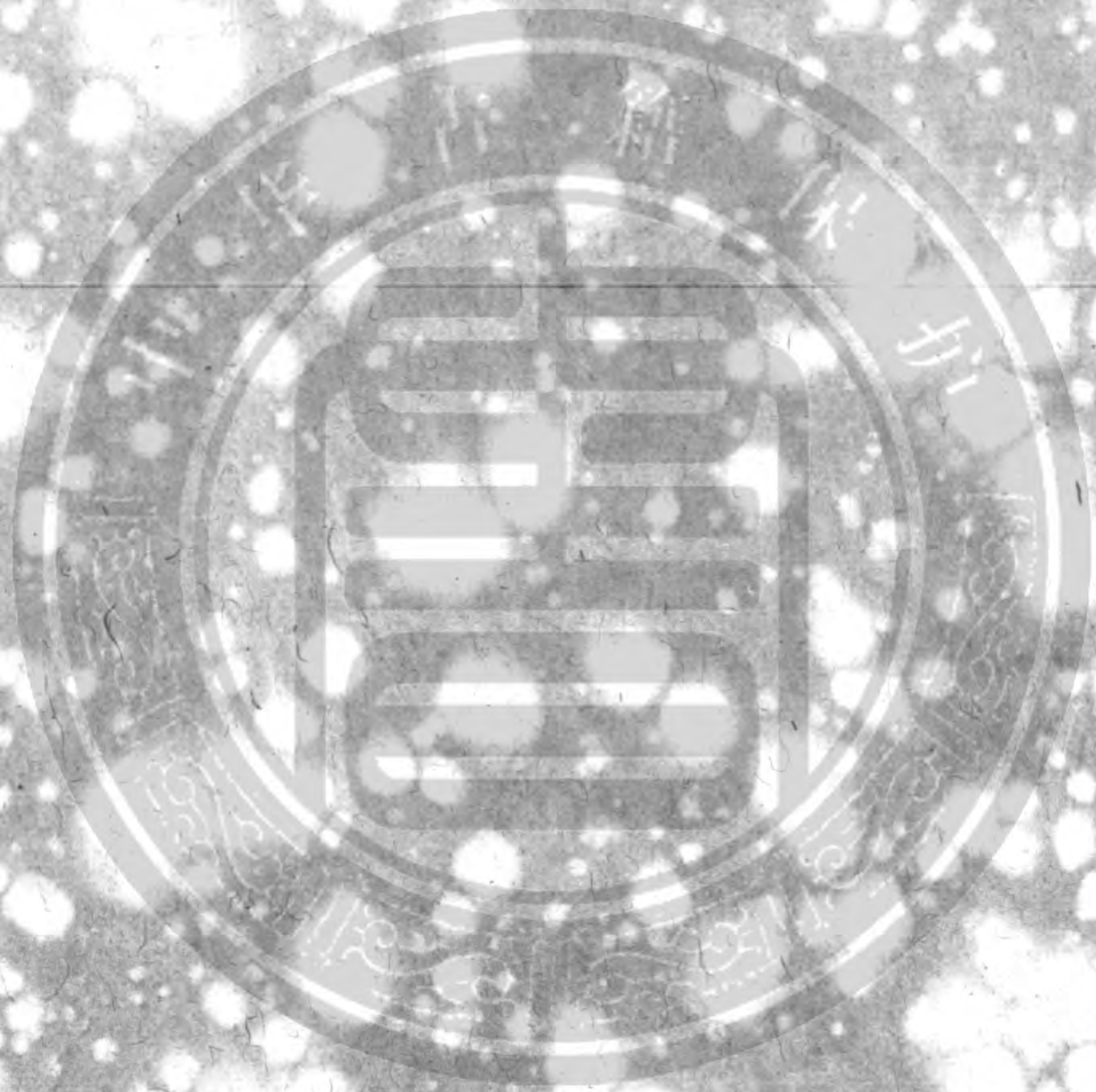


五



季漢書外傳卷三十

長示部
振錄西
諸子本

欽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趙咨沈珩鄭泉馮熙陳化紀陟弘璆張儼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也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主擢

中大夫使魏魏主不善之喟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

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

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

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

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

李漢書五十六
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
斗量不可勝數不又問吳王何等主也咨答以聰明仁智
雄略之主語甚英勃不頗壯之詳權世家咨頻載使北人
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
日之計國家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
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
有智謀能專對乃遣使魏魏主不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
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以不嫌若魏渝
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

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不善之乃引珩自近談
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
曄數爲賊設姦計終不久慤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
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爲國家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
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
使各得其所攬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
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日
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
憊卽住而啖穀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權以

爲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寧畏龍鱗乎
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
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
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
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權遣
入聘帝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
泉曰昔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旣爲宗室有維
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
之謂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帝嘿然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
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

我心矣

馮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爲車騎熙歷東曹
掾先遣入聘還爲中大夫後使於魏曹丕問曰吳王若欲
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旌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
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不又曰聞
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
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教養賓旅
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
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
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不

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暗以重利熙不爲廻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歿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歿於魏

陳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爲郎中令使魏魏主丕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丕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

命光國拜犍爲太守置官屬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蚤亾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筭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爲豫章太守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孫權外甥也陟璆

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曹真見之使僮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司馬昭饗之羣寮畢會使僮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單于匈奴也陟曰西王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

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之厚爲之禮張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於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鏑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祐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焉

留贊張悌秦旦張羣杜德黃疆

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

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
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
蹙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灰而足
申幾復見用灰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
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旣爾遂引申其
足足申創愈以得差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
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
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爲前部
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
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

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
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
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歿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
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砍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
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
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
三衆庶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爲大將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寇
漢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
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攻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

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亾
不憂其本也况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
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
丕獻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
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
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
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亂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歿四方不
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
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
計立矣今漢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

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
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
何爲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
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漢果亾晉來伐吳皓
使悌督沈瑩諸葛靚率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
晉治水軍於蜀中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
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歿幼少當
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
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
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

將亾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亾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爲晉軍所殺

秦旦張羣杜德黃疆四人同使遼東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公孫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縣以旦等四人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疆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亾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耻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部中

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
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
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
死亾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與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
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
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
句驪王宮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爲遼
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卽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其年
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鴟
鷄皮十具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

吳範劉惔趙達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
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
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
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
身歿國亾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
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卽破祖祖得夜亾權恐失之
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歿荊州分
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
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歿亾且半事必不克權

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昭烈
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
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遣使僞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
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
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
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
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
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
之備帝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
如此權以範爲都騎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

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亾則身棄矣秘惜其術不以至
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初權爲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
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
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
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
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
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
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
敢有諫者歿範謂滕曰與汝偕歿滕曰歿而無益何用歿
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

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
 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權大
 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
 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
 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會稽典錄曰滕字
 周林祖父河內太
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偏終
 不廻撓初亦迂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
 山潘陽山陰三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
 縣令鄱陽太守
 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
 封千戶侯卒無所得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大王
 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
 喪之範曰大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
 行臣乃大王之軍師也至是日果卒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
 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
 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
 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楊權曰何如
 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
 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
 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為奇惇亦實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
 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
 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

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
効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
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
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穀無以敘意
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
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
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
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
處如數云但有各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闕澤
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

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俞語
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
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
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語然
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
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
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
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
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
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吳書曰初權尊號令達筭作天子
之後當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

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
右稱萬歲果如達言
遠常策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

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
亦難乎閔居無為引筭自校乃歎曰吾筭訖盡某年月日

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彌妻意乃更步筭
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歿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

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

人幼工書時有張子金陳梁甫能書甫恨逋金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駿再從子也圍棊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

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數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

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

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涿州還

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吳王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木上來衣履

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

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

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覲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鷺而埋於苑中

架小屋施牀凡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

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鷺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

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鷺亦亦有思也

芎其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

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山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

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王其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可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

季漢書五十一卷
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
解之垂綸於垣中
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
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
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
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
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
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
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
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
了適

季漢書外傳卷三十終

季漢書載記卷一

袁紹

欵謝 陸撰
長興臧懋循訂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
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少為郎除濮
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
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上養名士累世台司賓客所歸
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
載填接街陌內官惡之中常侍趙忠君於省內曰袁本初

坐作聲價好養死。上不知此兒終欲何為。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佐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陳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于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脇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彊兵。將有異志。今不蚤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

人憤毒。董卓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卓。公遂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璆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

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救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
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紹
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
術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陳畱太守張邈廣陵太
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
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
屯河內伋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爲
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
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卓乃遣大鴻臚韓
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

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袁術亦執殺
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感其家禍
人思爲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
忌方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
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
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
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馥意猶
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
與戰失利紹旣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說紹要公孫
瓚南攻韓馥因遣辯士說之使誅冀州紹然之卽以書與

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
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
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
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
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
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亦蒙其惠又孰與袁氏馥
曰不如也諝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
執父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
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
兵交城下危亾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

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
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
勿有疑馥素性惟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
都尉沮授聞而力諫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
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
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渙將彊弩萬張屯河
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
歌譟水口浮等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
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
雖有張揚於扶羅薪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
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當閉閣
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

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

御引沮授為別駕即表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英雄記曰是時

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為為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魏郡審配鉅鹿田豐金以正

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

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

議因共耳語馥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其冬公孫

瓚大破黃巾還屯廣宗威震河北署置守令冀州長吏無

不響應紹自往攻之合戰於界橋瓚兵三萬餘列為方陣

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旌

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精兵八百為先登彊弩手

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瓚輕其兵少縱騎

騰之義兵皆伏楯下同時俱起瓚軍大敗斬其所署冀州

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

橋瓚殿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

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不為設備惟帳

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

卒至圍紹數重弓矢雨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

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遂使

彊弩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

迎乃散去英雄記曰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

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日胡夷健初平者常乘白馬墳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

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因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居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紹於是引軍南還到薄落津三月上巳方與賓徒大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城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言笑自若

不改常度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州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等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於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麴義自恃有功驕恣紹乃殺之而并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當迎大駕紹不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

李漢書五十七
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
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
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之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
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
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責以地廣兵多
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
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爲信然
於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於懷
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
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

奉職憲臺擢授戎林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
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一心赫怒以
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詔臣
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
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
冲親遭厄困時進旣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
執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
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
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
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卽臣

季漢書五十七 卷一
勃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軟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揚蹈籍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亾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

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于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舍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歿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

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携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旣叨之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獻歎於杜郵也太傅日磬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

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讐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擗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於是以前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爲之下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

獻帝春秋曰紹耻班在曹公下怒曰曹操

當歿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
子以令我乎公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
二年使將作大
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
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
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涇洛陽殘破宜從都甄城
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謂紹曰徙都之計爲彼所拒今更
宜蚤圖許奉迎天子紹不聽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
事在瓚載記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
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
意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
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

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苟謀及
南陽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以爲宜息
師獻捷務農逸人以圖後舉郭圖審配沮譖之紹乃分其
軍權五年昭烈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抗操操懼乃自
將攻之田豐說紹宜襲操軍紹不聽及操破昭烈紹又欲
攻之豐又以爲不宜紹惡其沮衆遂械繫之乃宣檄曰蓋
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
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
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
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

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
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
人父嵩乞匄携養因臧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
司傾覆重器操姦闇遺醜本無令德僞狡鋒俠好亂樂禍
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兇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
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
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
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
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犂就威柄冀獲秦師
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以正言直色論不阿諂身被
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
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徬徨東裔
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
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亾之患
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
會後鸞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
局故使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
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
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羣譚

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
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
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
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
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
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
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
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汗國霍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
慘科防互設贈繳充蹊阬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

塹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今書
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
及整訓加意含覆異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
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
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
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
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
固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
執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

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燦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先遣顏良攻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操救延斬良紹乃度河壁延津南復使將文醜挑戰操又擊破之斬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大震操還屯官度紹進保陽武沮授欲以持久困操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敗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

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時許攸亦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徑從他道星行掩襲許拔而得天子則操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咸不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斬瓊等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

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僞降操盡阮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被禽操撫降之後謀歸袁氏被殺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于敗及軍還耻失田豐之言而敗乃反殺豐方紹之敗於官度也審配二子陷於操孟岱譖配必反逢紀力明不然配得無罪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卒未及

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于譚審配逢紀皆比於尚俱各有隙配紀稱紹遺命立尚出譚又少與譚兵譚遂殺紀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別駕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

修曰計將安出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乘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聽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又與尚書諫之金不從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攻譚時配守鄴獻善於譚譚不納操攻鄴配將

馮札爲內應內操兵配覺之以大石擊殺三百餘人操乃鑿漸圍城周回四十里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俄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配激使固守又以伏弩幾中殺操配兄子榮開東門內操兵配拒戰被禽不降被殺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

譚乃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操攻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軟至別駕代郡韓琦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亾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琦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琦志

以厲事君操聞琦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之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十一年操自征幹幹乃畱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亾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十二年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

送操

季漢書卷五十七

車言卷一

一六

季漢書載記卷一終

季漢書載記卷二

欽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呂布張邈張楊陶謙公孫瓚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

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

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畧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

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

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

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

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
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
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
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
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
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
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
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載記允以
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

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

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

刺中汜汜後騎遂前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

數旬布亦敗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欲詣袁

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

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

布有良馬曰赤兔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常與其親近成

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

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已害遣壯士夜掩

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

輕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

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
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
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
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
乃閉城門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遂歸張楊道
經陳留太守張邈背曹操迎布爲徐州牧敗操軍於濮陽
操復擊布於鉅野布東奔昭烈語詳邈載記英雄記曰楊
皆受催汜購募共圍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
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
內實保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對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又曰布見玄德甚敬之謂玄德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
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
者皆欲殺布耳請玄德於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
飲食布玄德爲弟玄德見布操滅張氏後昭烈東擊術布
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襲取下邳昭烈還歸布布使屯小沛而自稱徐州刺史英雄

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
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
其頭首爲術掃滅讐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
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
離逆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
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
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
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
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佗所
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遣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
將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
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
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踴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
城西門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
明丹楊軍悉開門內布兵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
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
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
閣外同聲大呼攻閣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
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
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

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眾萌眾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沐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官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官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眾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昭烈昭烈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歛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三隻

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操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

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以失文字曹公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公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曹公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曹公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曹公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

登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脅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

遲奉從之勲大破敗

九州春秋曰布與遲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勲竹

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

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

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遲奉得書即廻計從布布

進軍去勲等營百步遲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陸

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遲奉二軍向壽

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

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

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

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

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

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

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琅琊相

治營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

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

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

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

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

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

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

建安三年布復為術遣高順攻昭烈於沛破之曹操遣夏

侯惇救昭烈為順所敗操自攻布至其城下遣布書為陳

禍福布欲降陳宮等深沮其計

獻帝春秋曰曹公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

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公

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

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布遣人求救於術術

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
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曹公
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
將騎斷曹公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
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
跌將軍當如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
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
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
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
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
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
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
臺不過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指妻子孤軍遠術亦不能救
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

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
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操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
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

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玄德成自將騎逐之悉得
馬還諸將合禮賀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猪未飲食
先持半猪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問蒙將軍恩逐得所
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猪未敢飲食先奉上微
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
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曹公
圍下邳成遂領眾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

布布曰縛大急小緩之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
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
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操有疑色昭烈進曰明公不見布
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操領之布因指昭烈曰是兒最

叵信者英雄記曰布謂曹公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公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布默然
獻帝春秋曰布問曹公明公何瘦公曰君何以識孤
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公曰然孤之矣所以瘦憾不早

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公笑曰向不相語而訴明使君子意欲活之命寬縛主簿王必趨進口布勅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公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於是縊殺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曹操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操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操袁紹既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操殺邈操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操操之攻陶謙勅

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憾邈畏操終爲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操復攻謙邈弟超與操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背操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操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操守操引軍還與布戰

於濮陽操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操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昭烈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攻圍數月

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為其兵所殺帝獻

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楊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於上席出則為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何為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劍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為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

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曹操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

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

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渾水單

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

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奉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繕脩宮室七月帝幸洛宮因名之曰楊安殿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復還野王即拜為大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楊素與呂布善操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操楊將眭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曹操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眾也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戰死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

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書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減之謙委官而

去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
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
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
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
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
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
望不如釋憾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
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
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
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

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
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會徐
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
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
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
流民多歸之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
殺宣并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士
卒利嵩財寶遂襲殺嵩初平四年操攻謙拔十餘城至彭
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郟操
以糧少引軍還興平元年操復攻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

謙恐欲走丹楊會張邈背操迎呂布操還擊布謙病用陳
登計遣麋竺往迎昭烈爲徐州牧尋卒時年六十三張昭
等爲之哀詞甚贊美之二子商應皆不仕

公系贊字自能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
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太守竒其才以
女妻之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計
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
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
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
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瓚坐慷慨悲

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
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
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
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亾其半遂
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
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
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
海人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虜遂大敗棄
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
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楯

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阮死者
十五六虜亦饑困還走柳城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
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
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
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
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
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瓚志掃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
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
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

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
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
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旣諫劉虞遣兵就袁
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
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
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乃上疏曰臣聞皇義已來
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
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
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爲邪媚
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爲亂始

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亾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與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阜囊施檢文稱詔書昔亾新僭侈漸以即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

共造兵勲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馬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恠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其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皆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闖茸名非先賢蒙被朝

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績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應之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

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害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

軍糧盡士卒饑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
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方力不恤百姓記過忘
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
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
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
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
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
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
以傳宣教令踈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
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

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
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
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
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
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
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
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
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
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
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

人齋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義而推猶爲否
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
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烏旯歸人滴水陵
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
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
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亾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侯
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
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
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憾曰前若不
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

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田楷與
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爲度遼將軍封
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
侯

季漢書載記卷二

欽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董卓袁術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

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巳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名詔以卓爲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拜

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竝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

討先零叛羌卓於望垣北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

書馬字作擾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

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

漢續

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釐鄉侯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遂乃殺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自擁兵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遂等復共廢國而

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耻爲衆所脅感恚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饑寒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旣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惟臣奮一日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太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

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並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二千

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太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

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卓尋自進爲相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

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簾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闡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使吏部尚書周璠侍中伍瓊尚書鄭泰長史何顥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

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兖州刺史陳留孔伋爲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等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秘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秘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

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也卓何用相負乎遂斬瓊秘而彪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卓旣殺瓊秘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

遷天子西都

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

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糜沸蟻聚爲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疆兵蹙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虎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光武受命更

都洛邑此其宜也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大怒百寮皆恐怖失色初長安遭赤眉之

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

幸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

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畱畢圭苑

中悉燒宮廟官府居人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部將

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

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

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義

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獻帝記曰卓

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况人乎乃召司隸都官燹殺之時河內

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

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

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

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

傜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

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

陽宣陽城門更擊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

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

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戇諸將軍宜慎

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

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

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轡時人號竿

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獻帝記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

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

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

華皂蓋以弟旻為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

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髻鬣

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

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

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

畢老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交

名白時尚未封為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

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

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

斬手足次鑿其眼日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柩案間會

者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

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

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

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

温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温參軍勸
温陳兵斬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
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
臨衆未有不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
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温不能從而早猶懷
忌恨故及於難温子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
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及越騎校尉汝南伍孚
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
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
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

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子德

輸少有大節爲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督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卽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見害時王允與吕布及

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吕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

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旣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令

李漢書五十九
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
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
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布
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
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
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
屍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
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裳市酒肉相慶者
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
滅其族乃屍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草爲

之丹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
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後卓部曲將李傕等斂
葬于郿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繒縠
純素奇玩積如丘山

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
青十日卜猶不生又有董逃之歌卓
當入會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
衷甲而入卓旣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
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
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
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
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

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還遣其將
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
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
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桀多
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
書云紹非袁氏子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
之孽子出後伯父成紹聞大怒初平
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于襄陽堅戰歿公孫瓚使昭烈與
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
畱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操戰於匡
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

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
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
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
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
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
國璽遂拘堅妻奪之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
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
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
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
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

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因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

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自孫堅卒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桀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

李漢書五十九
事記卷二
十一
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
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
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
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
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
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
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又聞幼主明智聰敏
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
且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
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

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
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
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曰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
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
乃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爲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術
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
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操乃自征之術聞太駭卽走渡
淮張勳橋蕤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兵
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
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

悉散以給饑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
 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
 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
 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偽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
 無不兼羅紈厭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
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
甚愛幸諸婦如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
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馬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
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
側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焉
 自下饑困莫之
 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
 曲陳簡雷薄於瀟山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
 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

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
 疆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
 戶百萬以疆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
 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
 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操使昭烈徼之不得過
 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篔簹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
 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勲孫策破
 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中

張魯張燕公孫度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

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
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
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蘓固魯遂襲修殺
之奪其衆焉卒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
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
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
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
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
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
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典畧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
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緇匿法角爲太平道修爲五斗
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
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
愈則爲不信道修法畧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
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
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
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
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
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
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
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
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靈帝末力
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靈帝末力

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
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
西閭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

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曹操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操攻破之遂入蜀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操遂

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封魯五子及閬圍等

皆為列侯為子彭祖取魯女魯死謚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畧

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採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亂不肯從超破之後詣曹公公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公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公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

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

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廩陶牛角為飛

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

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寢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用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祗根苦蠲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綠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 典畧曰黑山黃巾諸師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祗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 張璠漢紀曰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表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

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攻冀州燕遣使求佐軍拜平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燕死子方嗣方死子融嗣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

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

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

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

天子太守姓公孫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

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

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

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

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

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

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

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

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

徒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

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

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

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曹操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

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

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操征二郡

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操世家封

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

太守曹丕篡位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

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闡人劣弱不能治國淵脅

奪恭位曹叡立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
權往來賂遺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為燕
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
等首叡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使者
至淵設甲兵為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佳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叡聞之怒遣其
將毋丘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
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
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復遣太

將司馬懿征淵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

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傷郡驅畧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亦祚等步騎數

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懿軍至令衍逆戰懿遣其將胡
遵等擊破之懿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
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
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
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

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時有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十餘日後淵衆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魏畧曰始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與不坐然內以骨肉

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爲不可遂殺之

季漢書載記卷二終

季漢書雜傳卷一

田豐沮授逢紀審配李孚

欵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田豐字先皓鉅鹿人也天姿瓌傑雄略多奇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袁紹得冀州引爲別駕甚見器任建安二年紹旣拜大將軍說曹操移帝都甄城以自近操拒之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旣不克從宜蚤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紹後欲出攻許因以豐爲謀主五年曹操攻昭烈於沛

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
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
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
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及昭烈奔紹紹於是
進軍攻許豐以旣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旣破劉
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
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
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
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
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尅也今釋廟勝

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以豐強諫
忤已謂爲沮衆遂械繫之及紹軍屢敗而還或謂豐曰君
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
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今旣敗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
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初與耿武閔純俱事韓馥
馥懼袁紹之彊欲舉冀州讓之授乃諫曰冀州雖鄙帶甲
百萬粟支十年紹以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鼓
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不從紹
遂領冀州聞授有謀略乃引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

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恩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
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
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
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
而北勃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
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
師北晉則公孫必禽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
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
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
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奮威將軍

使監護諸將興平二年帝逼于曹陽授說紹曰將軍累葉
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
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
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卽官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
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淳于瓊等沮紹授
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于時爲宜若不蚤定必有先之者
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共圖之帝立旣非紹意竟不
能從時紹欲以少子尚傳嗣授諫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
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
上古之制也願上推先代成敗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議

季漢書六十一
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不從紹既并四州提兵十餘萬大出攻許授訟紹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弋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欲紹時取之恐後難圖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

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蚤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亾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亾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建安五年紹引兵至黎陽攻操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亾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

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尅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汰軍之
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乎
及紹軍爲操所敗乃度河壁延津南授臨船歎曰上盈其
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
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又使將挑戰操復擊斬之
紹軍大震操還屯官度紹進保陽武授又說紹曰北兵雖
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
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及軍大潰授
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
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

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
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
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蚤相得天下
不足慮也遂撫而厚遇之授尋謀歸袁氏遂見殺

逢紀字元圖初袁紹去董卓與紀俱詣冀州以紀聰達有
計策甚親信之恃爲謀客是時起兵誅卓者旣多附紹獨
韓馥疑忌之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值馥將麴義反畔馥
與戰失利紹乃結之紀因說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
自立今冀部強實韓馥庸才可密邀公孫瓚將兵南下馥
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使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

位紹從其策遂有冀州後紹敗於官度審配二子爲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等紹前譖之紀與配素亦不睦紹以問紀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遂不廢配其不以私害公也如此先是辛評郭圖皆比於袁譚而審配逢紀皆比於袁尚俱各有隙配紀稱紹遺命立尚出譚又少與譚兵譚乃殺紀紀歿而袁氏兄弟遂相圖卒爲操所滅

審配字正南魏郡人也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以配爲治中別駕後統軍事出攻曹操於許時有謂紹不宜攻操宜以逸坐定者配與郭圖進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兵執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紹納之初配與紹護軍逢紀不睦及官度之敗配二子爲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太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紹復問紀紀爲白之賴以不廢於是二人復協紹未定嗣以配忠鯁不撓託以中子尚辛評郭圖皆比于長子譚而與配有隙及紹卒衆欲立譚配與紀恐譚立而評等得以爲害遂稱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自稱車騎將軍出屯

黎陽尚少與兵譚求益兵配議不與曹操攻譚尚助譚與
操大戰于城下兵敗譚以甲鎧不精故爲操所敗欲易甲
尚疑不許譚乃大怒評等因以爲配所構也譚然之遂引
兵攻尚建安九年三月尚使配守鄴自攻譚於平原配獻
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
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
管蔡之獄季友獻歆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
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
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
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况

兄弟乎昔先公廢紂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
上告祖靈下書譜謀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
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
居廬而將軍齋於聖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
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
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
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
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
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鴈
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

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
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執禦寇
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今將軍
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
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
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
滿野或有髡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夷號於
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
告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
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

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
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歿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
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八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
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旣不見赦而屠
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
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
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
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
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
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讐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

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蚤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懸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譚得書登城而泣旣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曹操因此進攻鄴配將馮札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歿操又鑿漸圍城周回四十里

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歿者過半尚聞配急救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潰城中崩且配令士卒曰堅守歿戰操軍疲矣幽州軍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初譚之去鄴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榮開城門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操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八馳詣鄴獄指殺辛評家是時辛毗在操軍聞開門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歿操軍生獲配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

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及操見配謂曰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操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操復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于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而辛毗等號哭不已操乃斬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殺叱持兵令北向曰我君在北

李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爲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謂能行意後爲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爲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蕃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曹操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三人不語所之皆勅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

投暮詣鄴下是時操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
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
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
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
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
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
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
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
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表簡
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

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
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
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操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
言也孚比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
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爲譚主簿東
還平原操進攻譚譚戰死孚歸操操使撫內新降城中以
安乃還報操以孚爲良足用也會爲所間裁署冗散出守
鮮長名爲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
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
爲李

陳宮高順

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曹操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下邳敗操軍士執布及宮操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操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操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

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操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操厚待其家

高順呂布督將也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人號爲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布敗與陳宮

俱被殺

李催郭汜張濟張繡

李催字稚然北地人郭汜小名多張掖人張濟武威祖厲人俱屬董卓子壻牛輔為校尉以兵屯陝輔為卓所親信乃分遣催等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遂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殺之其後牛輔管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晉長安魏書曰輔恒怯失守不能自安長把辟兵符以鐵鎖致其旁欲欲自疆見容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志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蒞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允下離上筮者曰火

勝金外謀內之計也即時殺越催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

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殺之牛輔既敗眾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賈詡時在催軍說催等宜率兵西行攻長安催等然之語詳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而歸鄉里尚可延命眾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眾降催隨收兵北至長安已十餘萬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

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敗允乃呼
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
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
二人往實召兵而還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

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傕衆
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以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布戰敗
出奔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
汜樊稠等皆自爲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
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并
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各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震震
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傕又自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
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濟鎮東將軍奝封列侯

催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爲左馮翊欲侯之
詡固辭乃止更以爲尚書典選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
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
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
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前涼州刺史种劭中郎將杜
稟合兵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傕旣
而復與騰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
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範劭等皆歿遂騰走還涼州稠
等又追之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
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

軍還利告僊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僊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僊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共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明年春僊因會刺殺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僊汜遂復治兵相攻袁宏紀曰李僊數設酒請汜或畱汜止宿汜妻懼與僊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僊送饋汜妻乃以鼓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僊請汜大醉汜疑僊藥之絞真汁飲之乃解于是遂相猜疑也安西將軍楊定者古卓部曲將也懼僊恐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僊知其計即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

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僊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僊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僊汜汜不從遂質畱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羣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僊矢及帝前又貫僊耳僊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僊於是汜與乃退是日僊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僊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

欲徙帝於沁陽黃白城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譬汜汜卽從命又詣催催不聽鄴壯語折之催怒呵遣鄴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鄴得以免詳鄴傳催乃自爲大司馬與汜相攻連月歿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卽日發邁漢紀曰張濟自陝來和解催汜計未定而羗胡數來闕省問曰天子在此中耶李將軍許我官人美女今皆何在帝患之乃使侍中劉艾謂賈詡圖方畧詡乃召大助飲食之許以封賞羗胡乃去催由此單弱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侍中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

等兵乃卽既度橋士衆咸稱萬歲李催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

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汜等僉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催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催汜旣悔令天子東乃來救熲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爲汜所遮亾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歿者不可勝

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罵僉遇害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譖僉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僉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僉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歿者甚於東澗承奉等夜乃潛議奉天子過河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及宮女皆爲僉兵所掠奪凍溺歿者甚衆衛尉士孫瑞爲僉所殺僉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不

子去耶帝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僉汜等連和僉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噐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僉汜相攻三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二年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三年遣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二族濟族子繡當靈帝末邊章韓遂爲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爲縣吏間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爲卓報仇語在卓載記繡隨濟以軍功稍遷主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

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曹操南軍涪水繡等

舉衆降操納濟妻繡恨之操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

漏繡掩襲操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傳子曰繡有所執胡車兒勇冠其軍

曹公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公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曹

公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各各被甲公操比年攻

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公公不聽故敗

之不克操拒表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

傳繡至操執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

度之役繡力戰有功遷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征烏

桓於柳城未至卒謚曰忠侯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而視

人非繡心不子泉嗣從坐魏諷漢書雜傳卷

乃自殺



